

从生命的原点出发

——解读张琳《染色细胞》系列

◎谢亚平

From The Origin of Life

在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逐渐崭露头角的时候，“消费主义”几乎注定了他（她）们的代名词。肆意的色彩感觉，大胆的纯色运用，无所顾忌的城市化面孔，沉醉于日常生活的描绘，让人几乎要淹没在他们鲜亮的外衣下。其实，所谓的平面化、缺乏深度的描绘和对那些宏大理论的简单扬弃却没有带来人的真正自由。在人类不断对生命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有些话题是永恒有效的。生、老、病、死，这些生命最纯粹状态的思考在今天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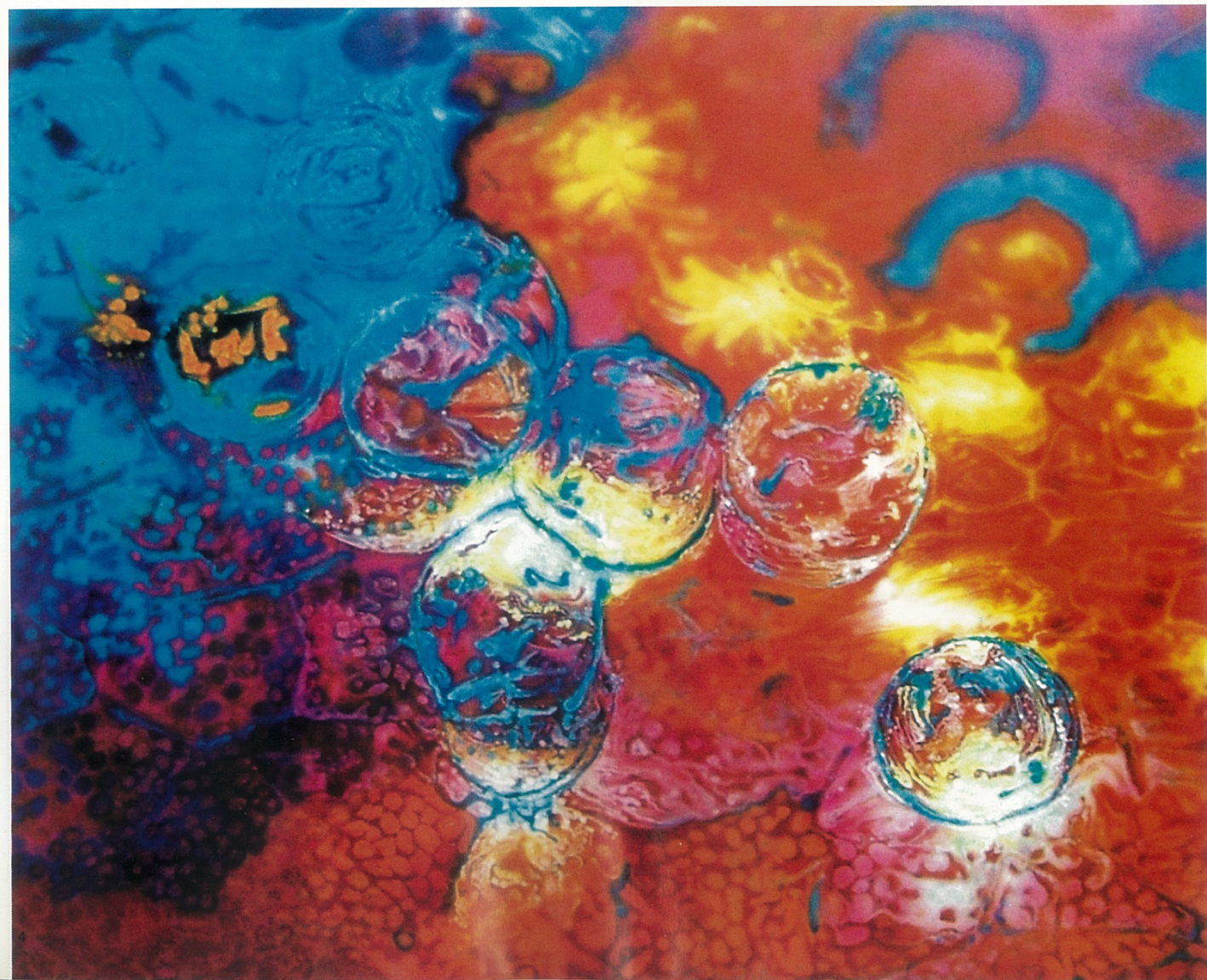
举目四望我们所生存的世界，面对消费文明对人更深地奴役，回到人类生命追问的原点，生物学给了我们直接的答案：一切生物的繁衍生息回到最初的开始都是最为基本的细胞。由此，张琳的《染色细胞系列》从原点出发开始，用“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张琳语），尝试年轻一代艺术家对生命的追问。

《染色细胞系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些绚烂的色彩，这是张琳借用这个时代视觉轰炸方式最生动的表征，这也是四川美院80年代出生的一批艺术家“四川美院式”的色彩表达。极其鲜亮的色彩组合，从《孕》的那种恬静轻松到《成熟期》的别样欣喜，再到《十月》、《希望》生命临出前的宁静与些许的不安，还有《菌》和《未成熟》的躁动，直至《与SARS无关》的肆意张扬，张琳画面在色彩的交织与笔触的张力间产生了一种灼人的感觉，瞬间影像的抽离则

加剧了给观者的冲击力。那些可以无限复制的、貌似次序井然的细胞，被大块的纯色构成虚空的背景，而在子宫中游离状的成型婴儿和旋绕在细胞周围的线性发散的细胞质牵扯出画面的动感和不安分。也许对有机物质的动态放大能解释生命原始的种种谜团，但是在飘浮状态下的呈现却让人对生命的本源产生了疏离感。在《希望》中，无数细胞流变成一个巨大的细胞海，优美的上划线烘托出一个在子宫中悬浮着的安适的婴儿，洋溢着明亮色彩的单一和隔阂的细胞们给人以不真实的现场感，把作者内心的那种沉静的追问自然地显露出来。

作为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艺术家，张琳的生长氛围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与技术飞速发达的时代。在这个被标榜为“我消费故我在”的社会，各种“养眼”眩目的瞬息巨变的时尚深刻地影响着他，他习惯了对物质的享受，但却又充满了对某些终极价

- 1、染色细胞.No.1与SARS无关 丙烯 张琳
- 2、染色细胞.No.胚胎 丙烯 张琳
- 3、染色细胞.No.2孕 丙烯 张琳
- 4、染色细胞.No.2与SARS无关 丙烯 张琳





1、染色细胞.No.希望 丙烯 张琳
2、染色细胞.No.成熟期 丙烯 张琳



值的渴望，相错的情感在对生命的追问中完成一次次碰撞，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染色细胞”这个母体。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基因物种的变异，人类对DNA的破译以至对生命奥秘的破解都迅速成为人伦的关注焦点，我们不禁在问：谁都能客串造物主的角色吗？原本沉重的生理学和伦理学的课题在张琳的画面中却看到释放的快意，时尚色彩对沉重话题的消解；看到青春残酷绘画中恣肆张扬的思考方式的痕迹；看到青春消费主义那种狂欢表达的留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他身上失效了，深度也可以被消解，还原到每个可无限复制的“细胞”中被广度所牵引，这种广度是色彩带给他的。这种色彩的力度足够让人坦荡地生活在危险的幸福中，消费时代的色彩语言成就了他的终极价值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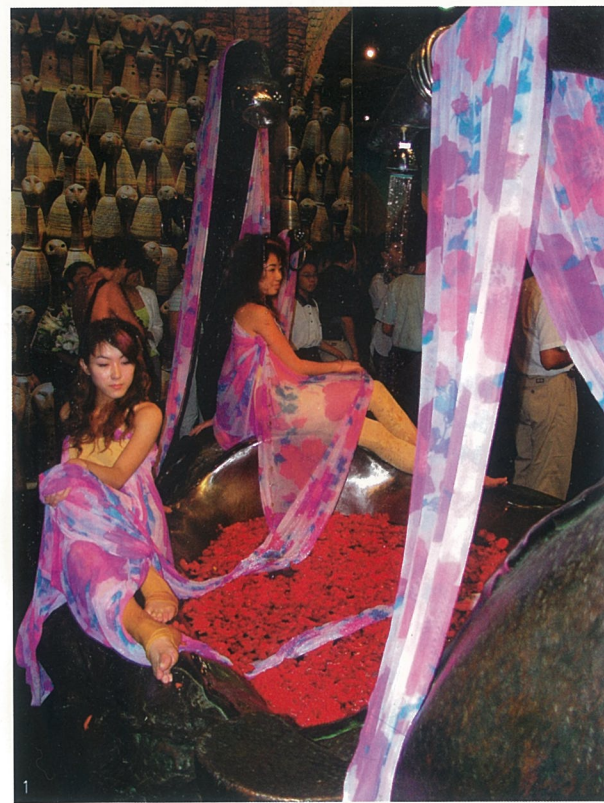
不可否认的是消费时代带来了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模糊，人类的思想也像画面中染色细胞那样充满了飘浮的意向。文明成为艺术供奉的神者，至于生命的真正内核则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更多的艺术不再是救赎的工具，却成了让人迷失的导向。背负文明的十字架，人类依旧在生命的延续中蹒跚而行。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从生命的原点出发，或许，我们还可以继续高更对那个经典命题的追问。对张琳的肯定，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怪才罗旭的妄想和异行

◎叶永青

The Vain Hopes and Bizarre Ways of Luo Xu the Savant Genius

罗旭出生在云南红河州的弥勒，那片干燥的红土地上，盛产中国最好的烟草和葡萄。或许，是这个地域因素熏染了他的心性，造就了其旺盛多产的创作欲。虽然成长在中国社会彻底学习西方的时期，但他钟情的还是乡野风情。他早年干过建筑小工，在文化馆工作，为掌握艺术技巧，艰苦奋斗，并到中央美院进修雕塑。罗旭还一不小心就下海经商几年。自任董事长、总经理、建筑师、舞台演出编导、餐厅老板、伙食大厨和制做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工人……几年间，罗旭经历了自己的“土著巢”和有限公司从有到无，从兴到衰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使罗旭既“阅尽人间春色”，同时又倍感人世艰辛。生意场上的失败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罗旭不得不退守到这片占地十余亩的房子中。这是1996年他根据儿子的灵感和艺术家的意志修建的外形酷似女性乳房和原始砖窑般的建筑群。以艺术家的狂想和手工式制作方式施工造就的土著巢使许多造访这里的各界人士感到震撼。对于有的建筑师提出罗旭的房子是对现代建筑的挑战的说法，罗旭也不谦虚：“我最大的挑战就是不用米达尺！”这个回答意味深长且歪打正着，当初罗旭刚画完建筑设计图，曾认真地去找建筑设计院审批时，院方的结论是“这房子没法造！”罗旭赌气回来自己找了施工队，亲自手提一篮石灰布线、按线定基，等砖砌达了人高，罗旭拿根竹杆，



1、“流水账”展览现场
2、合唱团局部 陶塑 罗旭

左指右划，指南打北，硬是口传和身教三百个工人把最高为16米的数十座建筑盖成了，罗旭以自己的直觉和知性，无意间突破了现代建筑以数学和结构为准绳的樊篱，为自己的幻想开启了一个新鲜的奇异境界。这儿，他在自己周围处处可以看到为使灵感开花结果不可或缺的事物。他将自己饲养的动物视为兄弟姐妹，在鸡、狗、鱼、鸭生生不息之中，在一草一木之间，罗旭找到了幸福，找到这种幸福，罗旭也就好像找到了归宿。仿佛罗旭狂热的精神和过剩的精力一直脱离了他的躯体到处漫游，到处寻找归宿。最后，在这片红土地上，终于进入了一个躯壳，他那孤独的灵魂

怀着种种奇想与异行，终于丰富的想像像点燃的火药般爆发了。我以为有些人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将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新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



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道，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人群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和，在他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土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离开故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罗旭的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不离开的土地，罗旭对我说，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